

中国 语言大师 锦句录

ZHONGGUO
YUYAN
DASHI JINJULU

文匯出版社

冰心卷

高斯吉 盛丽阳 编

(沪)新登字 303 号

责任编辑: 崔正海

封面装帧: 陶雪华

插图: 陶雪华

中国语言大师锦句录

——冰心卷

高斯吉 盛丽阳 编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政编码20000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周礼印刷厂印刷

1993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82400

印数: 1—10000 印张: 6

ISBN7—80531—234—6/G·145

定价: 3.90元

编者的话

我国有不少举世闻名的语言大师，他们的文学语言朴实、准确、生动、鲜明、形象、诙谐，读来琅琅上口，掷地铿锵有声，掩卷回味无穷，是祖国文学语言宝库之精华。

语言大师大多著作等身，卷帙浩繁。一般文学爱好者、教学人员很难有条件从头至尾，全部卒读。把语言大师的大量著作中描写得最精彩、形象、生动的段、句，摘录汇编，便于青年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借鉴；便于教学和科研人员参考、探讨，这是我们选编《中国语言大师锦句录》的目的。

冰心(谢婉莹)，是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有小说、散文、诗和翻译作品，深受我国几代读者的热烈欢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年19岁的冰心，即以笔为武器投身青年爱国运动，当年发表了她的第一个短篇《两个家庭》，这以后，冰心写了许多问题小说，抒写对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不满；揭露军阀混战造成愚民水火的惨痛生活；以人道主义立场表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是‘五四’这道电光，这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冰心这样说。

1923年开始，冰心开始写脍炙人口的《寄小读者》，她把爱心倾注在下一代身上。1958年开始，冰心写《再寄小读者》；粉碎“四人帮”后，她又提笔满腔热情写《三寄小读者》。这些作品使几代少年儿童受到教育和鼓舞。她的许多散文、报告文学，以文情并茂、以情动人的风格博得读者好评。

目前，93岁高龄的冰心老人还在辛勤耕耘，与时俱进。一个在文坛上奔驰了70多年的还在奋笔勤耕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凤毛麟角的。

冰心的作品，气势畅达奔放，文笔清丽飘逸，语言生动幽默，感情真挚细腻，深深地激励和启示着广大读者。她的不少作品还被外国作家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出版，吸引着国外的众多读者。

文学作品，从篇章到段句，是一个有机整体，现在把描写精彩、形象，比喻生动、传神的段、句摘录出来，难免有一鳞半爪，不窥全豹之憾；但把这些精彩的段、句分门别类，归纳汇编在一起，却有便于集中比较，分析研究的好处。但是，要想靠摹仿或抄袭文学语言大师的精彩段、句，以提高写作水平，是不足取，也是不会成功的；要是想从《锦句录》中探求写作的“秘诀”或“捷径”，更必将是徒劳无功的。深入生活接触实际，与人民群众广交朋友，认真阅读中外名著，才是青年文学爱好者走上写作道路的正确途径。当然，认真阅读本书，加以对照分析，研究琢磨，对青年同志提高文学欣赏能力和写作水平，肯定有所裨益。

本书分人物描写、社会生活描写、景物描写、比喻、人生哲理、谈文学创作等部分，每个部分再分若干细目。冰心作品中精彩段、句甚多，肯定会采摘不全；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肯定有不少精粹未被摘录。不足和疏漏之处，恳祈读者指正。

目录



编者的话	1
------------	---

人物描写

整体形象	2	少数民族	30
男人	2	局部刻画	30
妇女	4	面部	30
少女	7	眼睛	31
主妇	10	心	33
女英雄	12	表情	33
女仆	13	欢乐	33
儿童	14	哀伤	38
婴儿	17	痛苦	41
劳动者	18	惊怕	44
教师	20	心理活动	46
学生	21	怅惘	46
作家	24	烦躁	47
演员	25	消沉	48
军人	28		

绝望	48	读书	59
孤寂	49	劳动	60
幻觉	50	体育活动	61
梦境	51	游玩	62
其他	54	离别	63
动作	57	病中	65
写作	57	死亡	68
画画	59	其他	68

社会生活描写

习俗	72	政法	79
丧葬	72	游行	79
祭祀	73	集会	80
宴会	74	战争	81
恋爱	74	空袭	81
单恋	74	战斗	81
失恋	76	演习	82
家庭	76	社会	82
和睦互助	76	市场交易	82
家务劳动	78	文艺娱乐	84

景物描写

天文时辰	88	季节	94
早晨	88	春	94
黄昏	89	秋	96
夜	90	冬	96
日	91	气象	97
月	91	天空	97
星	94	风雨	98

冰雪	101	卧室	129
霞露	102	其他	130
地理	103	动物	133
山	103	马 骆驼	133
水	106	狗猫	133
原	106	鸟类	134
海	107	蜂蝶	135
河	110	鼠蚁	136
湖	110	鱼	136
其他	113	植物	137
建筑	113	花果	137
城市	113	树	140
农村	118	器具	141
海港	119	船	141
矿山	120	车	142
水库	120	灯	142
公园	121	桌	142
旅馆饭店	121	花插	143
石窟	122	玩具	143
寺庙	123	山光水色	144
陵殿	124	城市景色	144
居屋	125	农村景色	145
蒙古包	127		
客厅	128		

比 喻



人物形象	148	政法	151
心理活动	149	景物	152
动作	150	气象	153
文学艺术	151	其他	154

人生哲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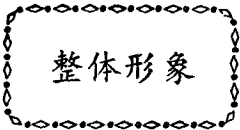
生命	158	知识	166
价值	160	处世	168
友谊	163	其他	169
母爱	165		

谈文学创作

作者修养	172	散文创作	179
创作方法技巧	174	新文学问题	180
儿童文学	175	其他	181
诗创作	178		

人物描写





整体形象

男 人

一头黑发，不加油水的整齐的向后拢着，宽宽的前额，直直的鼻子，有神的秀长的双眼，小小的嘴儿，唇角上翘，带点女孩子的妩媚。一身青呢衣服，黑领带，黑鞋子，衬出淡黄色发光的脸，使得这屋子中间，忽然充满了东方的气息。（《冰心文集》第1卷第269页）

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越众上前的是一个“白裕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冰心文集》第1卷第284页）

四弟是我们四个兄弟中最神经质的一个，善怀、多感、急躁、好动。因为他最小，便养得很任性，很娇惯。虽然如此，他对于父母和哥哥的话总是听从的，对我更是无话不说。我教书的时候，他还是在中学。他喜欢养生物，如金鱼、鸽子、蟋蟀之类，每种必要养满108只，给它们取上梁山泊好汉的绰号。例如他的两只最好勇斗狠的蟋蟀，养在最讲究的瓦罐里，便是“豹子头林冲”和“行者武松”。他料到父亲不肯多给他钱买生物的时候，便来跟我要钱；定要磨到我答允了为止。（《冰心文集》第1卷第332页）

这位客人穿着短袖白尼龙衬衫，灰色裤子，脚下是灰色镂空皮鞋，上半身几乎完全探出车外去，使劲地挥动着手帕。（《冰心文集》第1卷第588页）

他看上去有五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头顶有点秃了，满面红光，稀稀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唇角上翘，显出一种淳厚而又精明的神气。（《冰心文集》第1卷第589页）

头等车上，凭窗立着一个少年。年纪约有十七八岁。学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似乎有重大的忧虑，压在眉端。他注目望着这一片平原，却不像是看玩景色，一会儿微微的叹口气，猛然将手中拿着的一张印刷品，撕得粉碎，扬在窗外，口中微吟道：“安邦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冰心文集》第1卷第13页）

他的年纪，不过19岁，是一个很恬淡超脱的青年，自少十分颖悟，最喜欢看内典一类的书，对于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得像行云流水一般，与自己毫无干涉。但这几年来，他看着国家的大势，不禁使他常常的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便暂时的把“独善其身”的志趣抛弃了，要想做一番事业，拯救这苦恼的众生。他改了志向以后，便鼓足了热心勇气，往前进行。（《冰心文集》第1卷第35页）

霖脸上洗得白净白净的，穿着雪白的帆布裤子，雪白的敞领的衬衣，落霞射在他的身上，如同白莲花一般的英挺妩媚。（《冰心文集》第1卷第237页）

医生一招手，甬道的那端，走过一个男人来。他也是刚从恶梦中醒来的脸色与欢欣，两只手要抱又不敢抱似的，用着怜惜惊奇的眼光，向我注视，医生笑了：“这孩子好罢？”他不好意思似的，嚅囁着：“这孩子脑袋真长。”（《冰心文集》第1卷第241～242页）

父亲很清瘦的脸。皮色淡黄。很长的睫毛，眼神很好。仿佛常爱思索似的，额上常有微微的皱纹。（《冰心文集》第1卷第245～246页）

在接待室里，负责同志给我介绍一位身穿蓝布制服，胸前佩着闪闪发光的奖章，中等身材，两道粗粗的浓眉，双颊红润，满面含笑的年轻人，这就是我所听说的、那位有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全心全意为藏

族人民服务的医生了。(《冰心文集》第4卷第535页)

粉红色帽箍的那个稽查,这时正侧面对着我们。我看得真切:圆圆的脸,短短的眉毛,肩膀很宽,细细的一条皮带,束在腰上,两手背握着。白绒的手套已经微污了,臂上缠的一块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写着“察哈尔总站,军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们看不见了。(《冰心文集》第3卷第41页)

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烟鬼。(《冰心文集》第1卷第284页)

在暮色与灯光之中,进来的一位,30岁上下,穿着西装,矮矮胖胖的个子,脸上满堆着使人信任的笑容。(《冰心文集》第1卷第291页)

包后荫中坐着一个青年,蓬发垢面,颈系大铁环,下连长圆形大铁链,见人嘻笑。起初以为是疯人,近与谈话,方知是蒙人之犯罪者,被本旗官长鞭责后,上锁纵流于此。自言再到开庙时便该开锁释放了。因为他懂汉语,更和他细谈,他说:“咱们是察哈尔人,家里只有一个哥哥,咱们只19岁,因为和人吵嘴,扎了人家一刀,就受了罪了。”问他“吃什么?”他笑了说:“这家人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这种“天地为牢”,“四海为家”的囚犯,恐怕只此处可有,比较内地土牢的生活强胜万万了。(《冰心文集》第3卷第274~275页)

妇 女

她真是一个美人! 一头柔亮的白发。身上穿着银灰色的衣裙,领边袖边绣着几朵深红色的小花。肩上披着白绒的围巾。长眉妙目,脸上薄施脂粉,也淡淡的抹着一点口红。岁数简直看不出来,她的举止顾盼,有许多地方十分的像我的母亲! (《冰心文集》第1卷第371~372页)

我站起来,从窗内细细地看了王忆慈一眼:小小的个子,两条细辫子垂在胸前,脸上微微有几点雀斑,眉清目秀,一团儿的天真和温柔。

(《冰心文集》第4卷第569页)

意娜是我们在意大利访问的时候，罗马的中国研究中心派来陪伴我们的一位同志，她秣纤适中、长眉妙目，年纪大约在三十以下，嘴角永远含着甜柔和了解的微笑。她办事干练沉着，从来看不见她忙乱的神情和急躁的脸色。她和我们在一起，就像一阵清风似的——当我们在群众中间周旋谈笑，从不见到她插在中间，而在我们想询问一件事情、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回过头来，她却总近在身边，送来一双微笑的协助的眼光，和一双有力的支持的手。(《冰心文集》第4卷第175页)

她刚刚洗完澡，额上鬓边都沁着汗珠，正对着阳光坐着，脸上起着更深的红晕，看见我拉过窗帘，连忙笑说：“谢谢你，其实我并不太热……”一面低下头去，把膝前和服的衣襟，更向右边拉了一拉，紧紧地裹住她的双腿。(《冰心文集》第4卷第267页)

尤其是那些女同志的盘在头上的扎着彩线的辫子，长长的衣袖，围在腰上的彩色邦典(围裙)，黑色或红色的毡靴，在绿树丛中显得分外鲜明，我总是“目逆而送”，忘不了这美丽的印象。(《冰心文集》第4卷第669页)

第一种多半是身段窈窕，皮肤洁白的女人，瞥见时似乎很动人，但寒暄过后，坐下一谈，就觉得她眉画得太细，唇涂得太红，声音太粗糙，态度太轻浮，见过几次之后，你简直觉得她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冰心文集》第1卷第347页)

第二种往往是装束素朴，面目平凡的女人，乍见时不给人以特别的印象。但在谈过几次话，同办过几次事以后，你会渐渐的觉得她态度大方，办事稳健，雅淡的衣饰，显出她高洁的品味；不施铅华的脸上，常常含着柔静的微笑，这种女人，认识了之后，很不易使人忘掉。(《冰心文集》第1卷第347页)

第三种女人，是鸡群中的仙鹤，万绿丛里的一点红光！在万人如海

之中，你会毫不迟疑的把她拣拔了出来。事实上，是在不容你迟疑之顷，她自己从人丛中浮跃了出来，打击在你的眼帘上。这种女人，往往是在“修短合度，秣纤适中……芳泽无加，铅华弗御”的躯壳里，投进了一个玲珑高洁的灵魂。她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流露着一种神情，一种风韵，既流利，又端庄，好像白莲出水，玉立亭亭。

假如有机会多认识她，你也许会发现她态度从容，辩才无碍，言谈之际，意暖神寒。这种女人，你一生至多遇见一两次，也许一次都遇不见！（《冰心文集》第1卷第347～348页）

袁小姐挺着胸，黑旋风似的扑进门来，气呼呼的坐下，把灰了的乔其纱颈巾往沙发上一摔，一面从袖子里掏出黄了的白手绢来，拭着额汗。她穿着灰色哔叽的长夹衣，长才过膝，橙黄色的丝袜子，豆腐皮似的旋卷在两截胖腿上。下面是平底圆头的黄皮鞋。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直往后拢，扁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如酒盅的近视眼镜。浑身上下，最带着艺术家的象征的，是她那对永远如在梦中的迷茫的眼光。（《冰心文集》第1卷第283页）

灯光下照着镜子，她看见了发上的尘土，眼边的黑晕，和脸上困乏憔悴的神情，“不像从前了！”她呆立了一会，听见晚餐钟响，才惊醒似的，连忙易衣洗脸，又在颊上淡淡的敷上一层许久未用的胭脂。

……

远似乎也已换了衣裳，灯光之下，雪白的领，蓝底白点的领带，青呢的衣服，净过了的脸，双颊上飞着健康的红晕。看见秋心走来，便连忙站起，替她推好了椅子，两人相对坐下。抬起头来，这杯盘，这肴饌，这屋里充满着的外国的语言，把他们完全送到10年前国外的回忆中了！（《冰心文集》第1卷第469页）

两个人都暂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泛泛的说着中外饭菜的优劣。一面说着，远看着对坐的秋心，觉得比下午初见时，她似乎又年轻了一点，一件浅蓝洒白花的长衣，很合式的裹住她瘦小的身躯，长眉修目，依然秀媚，只粉光掩不住她眼旁微微的皱纹，黑大的眼珠中，也不再流动着10年前活泼飞扬的光彩了。（《冰心文集》第1卷第469～470页）

彬彬已从门外跳了进来，一头的黑发散垂着，浅绿色的衣服，上面穿着细白绒衣，浅绿边的白袜子，黑漆皮鞋。（《冰心文集》第1卷第281页）

少 女

她是那天和六一姊同坐的女伴中之一，只有十四五岁光景。身上穿着浅月白竹布衫儿，襟角上绣着卍字。绿色的裤子。下面是扎腿，桃红扎青花的小脚鞋。头发不很青，却是很厚。水汪汪的一双俊眼。又红又小的嘴唇。净白的脸上，薄薄的搽上一层胭脂。她顾盼撩人，一颦一笑，都能得众女伴的附和。那种媚媚入骨的丰度，的确是我过城市生活以前所见的第一美人儿！（《冰心文集》第1卷第194页）

宜姑闲闲的和他谈话。他觉得她那紫衣，正衬她嫩白的脸。颊上很深的两个笑涡儿。浓黑的头发，很随便的挽一个家常髻。她和澜姑相似处，就是那两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两样的。——他觉得从来不曾见过像宜姑这样美丽温柔的姊姊。（《冰心文集》第1卷第199～200页）

10年以来，在施女士身边的淑贞好像一条平流的小溪，平静得看不到流动的痕迹，听不到流动的声音，闻不到流动的气息。淑贞身材依然很瘦小，面色依然很苍白，不见她痛哭，更没有狂欢。她总是羞愁的微笑着，轻微的回答着，悄蹊的行动着。在学校里她是第一个好学生，是师友们夸爱的对象，而她却没有一个知己的小友，也不喜爱小女孩们所喜爱的东西。（《冰心文集》第1卷第263页）

她是幽静，不是淡漠，是安详，不是孤冷，每逢施女士有点疾病，淑贞的床前的蹀躞，是甜柔的，无声的，无微不至的。无论何时睁开眼，都看见床侧一个温存的微笑的脸，从书上抬了起来。（《冰心文集》第1卷第263页）

此外,就是淑贞似乎到了发育时期了,施女士心里想,肌肉丰满了许多,双颊也红润了,最看得出的是深而大的双眼里漾着流动的光辉,言笑也自如了,虽是和李牧师父子有时仍守着中国女孩儿的矜持,而对于彼得,就常常有说有笑的了。施女士心里觉着有一种异样的慰安。以前的淑贞是太沉默了,年轻的人是应当活泼的,……活泼的灵魂投入了淑贞窈窕的躯体,就使得淑贞异样的动人! (《冰心文集》第1卷第273页)

身上是白绸的薄衫子,因着上楼的急促,丰满的胸口,微微的起伏着,厚厚的微卷的短发,堆在绯红的颊旁,一转身,又呈现着丰美的背影,衬衣的花边中间,隐约的透露着粉红色的肌肤……一团春意在屋中流转,…… (《冰心文集》第1卷第275页)

那时M太太还是个小姑娘,身材瘦小,面色苍白,两条很粗的短发辮,垂在脑后。说起话来很腼腆,笑的时候却很“甜”,不时的用手指去托她的眼镜。(《冰心文集》第1卷第381页)

那女儿二十上下年纪,穿着一套麻纱的衣服,一脸的麻子,又满扑着粉,头上手上戴满了簪子,耳珥,戒指,镯子之类,说话时善能作态, (《冰心文集》第3卷第91页)

美国的女孩子,真爱打扮,尤其是夜间。第一遍钟响,就忙着穿衣敷粉,纷纷晚妆。夜夜晚餐桌上,个个花枝招展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我曾戏译这四句诗给她们听。攒三聚五的凝神向我,听罢相顾,无不欢笑。(《冰心文集》第3卷第99页)

R又在M的隔屋,她被一切人所爱,她也爱了一切的人。又非常的技巧,用针用笔,能做许多奇巧好玩的东西。这些日子,正跟着我学中国文字。我第一天教给她“天”、“地”、“人”三字。她说:“你们中国人太玄妙了,怎么初学就念这样高大的字,我们初学,只是‘猫’、‘狗’之类。”我笑了,又觉得她说的有理。她学得极快,口音清楚,写的字也很方正。此外医院中天气表是她测量,星期日礼拜是她弹琴,病人阅看的

报纸，是她照管，图书室的钥匙，也在她手里。她短发齐颈，爱好天然，她住院已经六个月了。（《冰心文集》第3卷第133页）

M住在我的隔壁，是个天真烂漫又是完全神经质的女孩子。稍大的惊和喜，都能使她受极大的刺激和扰乱，她卧病已经四年半了，至今不见十分差减，往往刚觉得好些，夜间热度就又高起来，看完体温表，就听得她伏枕呜咽。她有个完全美满的家庭，却因病隔离了。——我的童心，完全是她引起的。她往往坐在床上自己喃喃的说：“我父亲爱我，我母亲爱我，我爱……”我就倾耳听她底下说什么，她却是说“我爱我自己”。我不觉笑了，她也笑了。她的娇憨凄苦的样子，得了许多女伴的爱怜。（《冰心文集》第3卷第133页）

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近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搽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

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冰心文集》第3卷第368页）

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岁了，不论晴天雨天屋里屋外，头上总是包着头巾；夏天也总是穿着长袖子的衣服，而且轻易不到门外来，碰见人总是把头脸俯得很低，或是掉转过去。（《冰心文集》第1卷第582页）

可怜翠儿生在世上14年了，从来没有人用着怜悯的心肠，温柔的语言，来对待她。她脑中所充满的只有悲苦恐怖，躯壳上所感受的，也只有鞭笞冻饿。她也不明白世界上还有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快乐，只昏昏沉沉的度那凄苦黑暗的日子。要是偶然有人同她说了一句稍为和善的话，她都觉得很特别，却也不觉得喜欢，似乎不信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人。（《冰心文集》第1卷第42页）